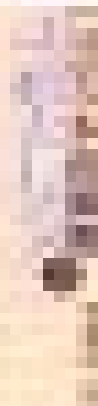


「日」吉本芭娜娜
よもぎな 著

李重民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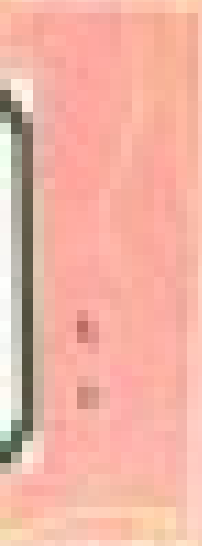
哀愁的预感

KANASHII YOKAN



哀愁的預感

小宮山由紀子



I313.4/86+3

2008

哀愁的预感

吉本芭娜娜 著

李重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哀愁的预感/[日]吉本芭娜娜著;李重民译. —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5327-4397-1

I. 哀… II. ①吉…②李… III. 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56982号

Banana Yoshimoto

KANASHII YOKAN

Copyright © 1988 by Banana Yoshimoto

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3-352 号

哀愁的预感 [日]吉本芭娜娜/著 李重民/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57,000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7, 000 册

ISBN 978-7-5327-4397-1/I · 24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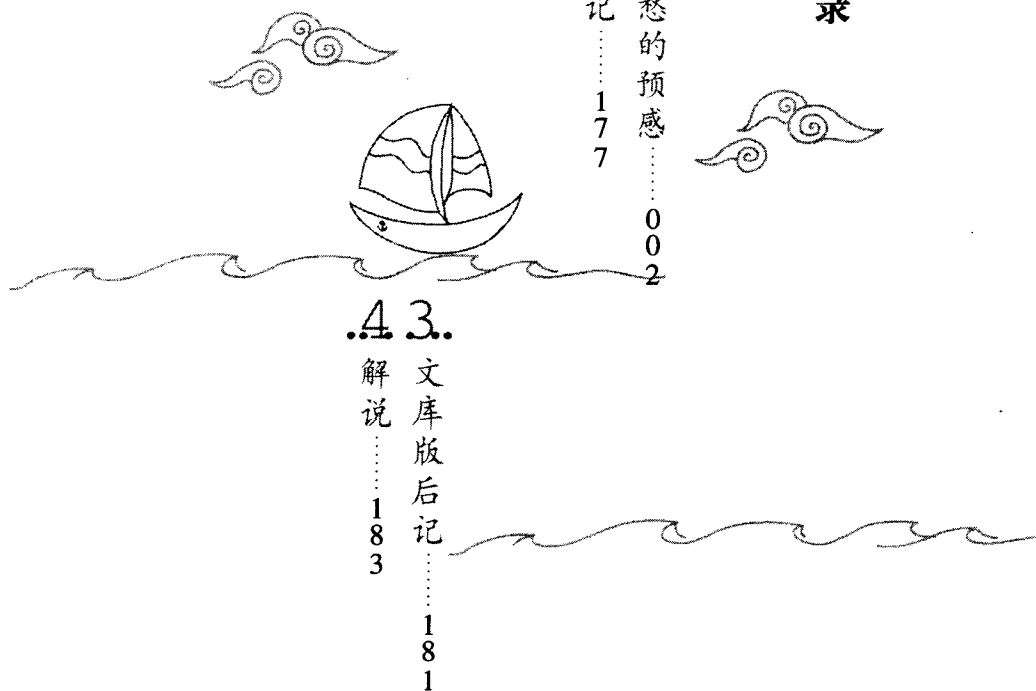
定价: 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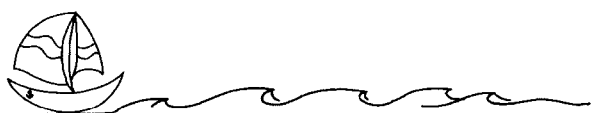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3978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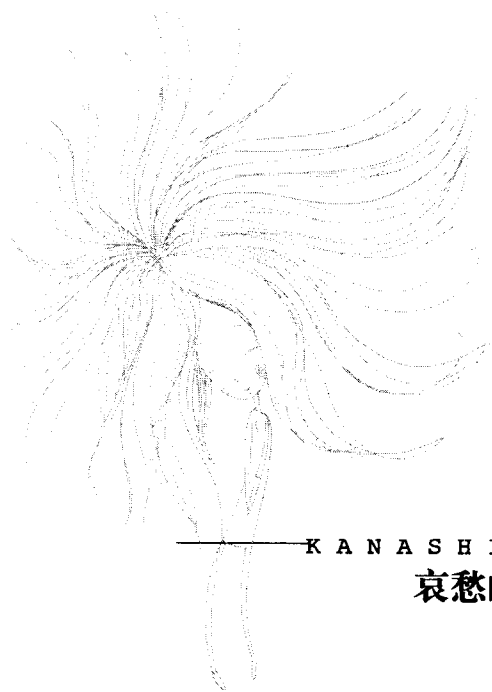
目 录

1.	哀愁的预感·····	002
2.	后记·····	177

3.	文库版后记·····	181
4.	解说·····	183







KANASHII YOKAN

哀愁的预感

那是一幢独门独户的老式房子，坐落在离车站相当远的住宅区，地处一座大型公园的背后，所以一年四季都笼罩着粗犷的绿色气息，譬如在雨停以后的时间里，房子所在的整个街区仿佛全变成了森林，弥漫着浓郁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来。

那幢房子一直由阿姨一个人独自住着。我在那里只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后来回想起来，停留在那里的时间，已经成为我最初也是最后一段极其珍贵的时间，一想起来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伤感。那些日子，我失去了外界，好像无意中走进了寻觅已久的幻觉里。

我怀念那段只有我和阿姨两个人度过的透明的时间。共同拥

有那段纯粹出自偶然孕育的、处在时间夹缝里的空间，我感到很幸运。足够了。正因为它已经结束，所以才有价值；唯有向前进才能让人感觉人生之悠长。

我清晰地回忆起来。玄关陈旧的大门上，金色的把手已经晦暗，院子里被遗弃的杂草因无人修整而疯长，和枯竭的树木一起森然地遮挡着天空。爬山虎覆盖着灰暗的墙壁，破裂的窗玻璃上胡乱地贴着胶带。地板上积满灰尘，透过晴朗的阳光飞舞起来，又静静地落在地板上。所有东西都随意散乱地放置着，断了丝的灯泡也从来没有换过。那里是不存在时间的世界。直到我拜访的那一刻，阿姨一直在那里独自一人，简直像沉睡了似的悄悄地活着。

她在私立高中当音乐老师，快三十岁了还孤身一人，不知什么时候起一个人生活的。请想象一下“朴实而未婚的音乐教师”的形象。早晨她去上班时，给人压根儿就是那样一种印象。她总是严严实实地裹着沟鼠色套装，从不涂脂抹粉，头发用黑色橡皮筋紧紧扎成一束，穿着半高跟的皮鞋，迎着朝霞在道路上“咯咯

咯”地走去。她是人们常见的那种人，面容长得异常地美却无心梳妆，总把自己弄得十分土气。只能这样想，阿姨是在实践故意把自己装扮得像一本无视社会的“便览”，仿佛在说“我这样一副模样，像是一个音乐老师吧”。因为，她在家里穿着睡衣似的宽松的衣服，悠然自得的时候，她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洗练而美丽了。

阿姨的生活总之就是很古怪的。她一回到家就马上换上睡衣，脱掉袜子。而且，要是不去管她，她一整天都是修修指甲，剪剪开叉的头发，无所事事。再不就是连着几个小时恍恍惚惚地注视着窗外，或者在走廊里就地躺下睡着。读到一半的书摊开扔在一边，洗涤衣物扔在烘干机里忘得一干二净，想吃的时候就吃，困了就睡。除了自己的房间和厨房外，别的房间看来长年都没有打扫过。我到她家时，为了改变自己住的房间里那副肮脏得可怕的模样，不得不打扫了一个晚上，弄得浑身漆黑。那样的时候阿姨也毫无愧意，大模大样地说“有客人来了”，深更半夜还花了好几个小时独自烤了很大一个蛋糕。她做什么事都是这样随

性。清扫工作彻底结束，两人一起吃着蛋糕时，天已经亮了。她做事就是这种风格，生活里丝毫没有有任何秩序之类的东西可言。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阿姨因为长得漂亮，所以那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全都会奇妙地变成她的美点而映现出来。阿姨的确天生丽质，但是如果要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的话，那么比阿姨长得更加漂亮的大有人在。在我的眼里，阿姨显得很美，是因为她的生活啦、动作啦，还有做什么事时她表情上随即出现的些微反应给人的某种“氛围”。它给人一种感觉，甚至和谐得顽固，直到世界末日都不会被搅乱丝毫。因此，阿姨无论做什么，都美得让人啧啧称奇。她身上散发着的虚无却明朗的光充盈着周围的空间，她低垂下长长的眼睫毛懒洋洋地搓着眼睛时的模样，就像天使一样显得耀眼夺目，她那伸在地板上的纤细的腿踝完美得像一尊雕像。在那栋破旧、脏乱的风子里，所有的一切好像都随着阿姨的一举手一投足而如潮水一般缓缓地起起落落。

那天夜里，无论我在外面怎样向阿姨家里打电话，电话就是

没有人接。雨哗哗地下着，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朝阿姨家走去。黑暗中隐隐显出一片朦胧的绿色，黑夜里呛人的空气隐含着些许孤独而清新的气息。我肩膀上背着一只背包，背包的重量压得我跌跌撞撞，我只顾一个劲地往前走。多么黑暗的夜晚。

一直以来，我一有心事就常常会离家出走。要么出去旅行，也不告诉家人自己的去向；要么就轮流借住在朋友家里。在这过程中，我的头脑会变得清晰起来，也明白了很多事情。起先每次父母都会横眉竖眼地发火，可等我读高中以后，他们终究也死了心，不再叱责我。因此像这样悄悄地突然出走，决不是稀罕的事。只是，自己会把目标锁定阿姨家这一点，都走在路上了，我还是觉得有些鬼使神差。

我和阿姨没有太深的交往，除了亲戚们全都参加的大聚会，我们平时很少见面。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对如此古怪的阿姨颇有好感，而且我们之间还共同拥有一段小小的往事。

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

为外祖父举行葬礼的那天早晨，天色晦冥，空气里散发着隆冬快要下雪时的光亮。我记得很清楚。我躺在被窝里，透过拉窗，呆呆凝望着那片清亮的天空。窗户边上挂着那天参加葬礼时要穿的丧服。

走廊里传来母亲不停打电话的声音，听得出她时不时哽咽难言。那时我还很小，不太理解“死亡”的含义，只为其声哀哀的母亲感到伤心难过。

但是中间母亲接了一个奇怪的电话，她声嘶力竭地大声说：“你是怎么回事？你等一下！你怎么能……”沉默了片刻之

后，母亲嘀咕说：“这个雪野……”我马上就听明白了。我迷迷糊糊地寻思着，阿姨肯定不来参加葬礼了……

在前一天夜里守灵的时候，我见到了阿姨。阿姨的模样还是和周围的人有些格格不入。在母亲众多的兄弟姐妹中，就数阿姨一个人最年轻，她始终只是孤零零地伫立着，一句话也不说。而且，就数她一个人漂亮得让人憋不过气来。那大概是她唯一的一件丧服吧。我是第一次看见阿姨穿得那么循规蹈矩。黑色连衣裙的下摆处还挂着洗衣店的标牌。母亲看见后帮她取下来，她丝毫也没有感到害臊，甚至连表示歉意的微笑都没有。相反，她悲痛地缓缓低下了头。

我和家人站在一起，默默看着陆陆续续赶来吊丧的人们。我下意识地注视着阿姨，目光无法从她身上离开。

她的眼睛下方出现了黑眼圈，嘴唇煞白，一眼望去，在黑与白的反差中，她透明得像一个幽灵。门外的接待处摆着一座硕大的暖炉，在昏暗中吐着热风。在凛冽的黑夜里，暖炉轰轰地燃烧着，火焰熊熊，阿姨的面颊被那红光染得分外鲜亮。这天夜里埋

藏着幽暗的骚动，大家相互寒暄着，用手帕按着眼角，只有阿姨一个人静静的，就好像完全融入了黑暗一样。她只戴一串珍珠项链，手上什么也没拿，唯独眼睛映照着暖炉里的火，闪出耀眼的光。

她一定是拼命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我想。去世的外公最担心的就是独居的阿姨，她备受外公的宠爱。外公外婆家离阿姨住的地方很近，应该是经常来往的吧。那时我还年幼，只知道这些，但望着阿姨那默默伫立凝视黑夜的身影，连我也仿佛感受到了她的悲痛之深。是的，我特别能够理解阿姨。尽管阿姨沉默寡言，但只要凭她一个细小的动作，或视线的变化，或一个低头，我就能大概猜到她是高兴还是无聊，抑或生气。每当母亲和别的亲戚半是无奈半是爱怜地议论阿姨，说“一点儿也猜不透这孩子到底在想些什么”时，我总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大家都不了解她呢？为什么我这个小孩却能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呢？

当真就在我这么想的那一瞬间，阿姨突然流下泪来。开始还只是那些透明的水滴扑簌簌地沿着面颊落下来，不久就变成了哽

咽，再以后就变成了号啕大哭。这些变化，只有我看见了，只有我能够理解。周围的人大吃一惊，把她搀扶到里面。但是，四周没有人始终关注着阿姨，他们只是感到惊讶。只有我一个人自始至终关注着她，我从内心感觉到这种无法言喻的自信。

听说，那天阿姨只是说了一句“葬礼我不去参加了，我要去旅行”，就把电话挂掉了。不管母亲再打多少电话过去，她都不接。葬礼举行时阿姨没有露面，后来母亲不知打了多少次电话，她都不在家。好几天没有联络上，母亲只好死心，幽幽地说：“她一定是去了很远的地方，等过一阵子再打去试试吧。”

葬礼第二天，我怎么也无法排除阿姨在家的感觉，便独自去了阿姨家。别看我还不满十岁，行动却很果敢。每次看着母亲听着电话里的呼叫音、叹着气无力地放下听筒时，我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念头：“阿姨一定在家，只是不接电话。”我就是想去证实这一点。

我背着双肩包，乘上了电车。正是傍晚，天上飞舞着雪花，寒冷彻骨。我的心扑通扑通狂跳。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好不